

紅樓夢

主題的探討

小隱

紅樓夢是一部探討人生之終極歸宿，以及尋求解脫之道的小說。這本書的主題思想因受佛教高深的人生哲學所影響之故，較之其他章回小說，在境界上昇躍了許多。在宋元以來一貫的小市民趣味的瑣碎逼真的作風之外，紅樓夢一書別以象喻的方式更真切地說明了人生，紅樓夢是章回小說的最高藝術成品，也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傑出的小說。

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據胡適之考證，曹雪芹是清代漢軍正白旗人，是曹寅的孫子（曹寅生於一六五八年，死於一七一二年，做過四年蘇州織造，二十一年江寧織造，兼做四次兩淮巡鹽御史。）曹頤的兒子（曹頤，一七一五至一七二八年任織造。）生於極豪華富貴之家，又帶有文學與美術的遺傳與環境。他會做詩，也能畫，與一班八旗名士往來。他的生活非常貧苦，他因不得志，故流為一種縱酒放浪的生活。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於此時或稍後。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在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中做的。做書的年代大概當乾隆初年到三十年左右。

紅樓夢一書之名，演變有主，石頭記→情僧錄→紅樓夢→風月寶鑑→金陵十二釵，其中以曹雪芹最後更定的題目「金陵十二釵」為最不合題旨，今一般概以含意較豐的「紅樓夢」一名稱之。約書中自謂其主角「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八色，自色悟空」而江書便以賈寶玉為主人翁主人翁，歷敘其出生、成長、終至出家為止的過程，正是主人翁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乃靈魂成長與轉變的步驟，全書應以賈寶玉為重心，其他人物均是配合的角色而已。如同英國迭更斯之大衛高柏菲兒，法國羅曼羅蘭之約翰克利斯朵夫，紅樓夢也是一部「人物小說」，是以某個人物為重心為基幹的。

本書一開始以神話的方式從鴻濛之處說起，日在大荒青

無稽崖青埂峯下有塊靈性已通的石頭，因無才補天，自怨自愧，日夜悲哀，遂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紅塵，投入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造劫歷世，同時投世的還有一干風流冤家。那塊石頭投胎入賈府，嬰兒出生時口裡就啣着一塊「玉」，上面鐫有「通靈寶玉」四字。作者曹雪芹如此用輪迴的觀念鋪敘了主人翁賈寶玉之前生與投胎為人，「青埂峯」，乃是「情根峯」的諧音，情根峯下的具有靈性的石頭，投胎人間變成一個天生就含著「玉」的人，玉者慾也，也就是佛家所謂人天賦即有「七情六慾」，賈寶玉正是人類的一種典型人物的象徵。慾而生情，故一般稱「情慾」。情慾誠然會障蔽人的性靈，可是亦唯有通過情慾的煎熬苦難，從其中掙扎出來之後，才能夠真正去雲霧而見青天，還我本然性靈，因此才能真正走向性靈的康莊大道。所以賈寶玉所啣之慾（玉）乃是通往靈性之慾，也是意味著人類與生俱來之情慾是阻礙性靈障蔽性靈提升性靈的也是情慾。紅樓夢一書就在賈寶玉啣慾（玉）出生之後展開其壯闊的波瀾。一方面敘述賈寶玉受情慾之迷陷、痛苦、掙扎，終至開悟超脫，以追求靈魂的「不生不滅」為其一生之終極目標；一方面又穿插衆多各類型的人物，各類型的的事件，描繪人們喜怒哀樂愛惡欲之障，貪瞋痴恨之蔽，顛倒恐懼夢幻之魔，以「大觀園」來象徵此紅紅紛紛之世界——這個令凡人迷惘不已而又戀此不疲的世界。那麼，換句話說，站在曹雪芹理智的觀點看，人生有兩條途徑可走，一是轉化情慾，使自己的靈魂歸宿于「不生不滅」永恒不變的境界；一是任著天然的秉賦活下去，獲情慾發揮它的作用，如此就不能自主地要任受宿命與生老病死四劫的支配與作弄。曹雪芹在紅樓夢開宗明義第一章之章目就曰：「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閨秀」標舉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物，一個姓「真」（甄），一個姓「假」（賈）；姓真的在夢幻中識得通靈而出家去了，姓假的則塵塵向功名俗情中奔去。「識通靈」「懷閨秀」是高低不同的層次。

人之情慾能生幻象，使自己陶醉欣墮於幻象中而不能自拔，自謂「色不迷人自迷」是也，色是指萬事萬物之表象。情慾當中又以男女之情最糾葛，最不易看破，乃因為它是幻象最猖獗之處的緣故。書中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境，警幻仙曲演紅樓夢」，警幻仙子告訴賈寶玉「情慾是魔障」，時寶玉尚幼，才值情懷初開之際而已，是以完全法無領略警幻仙子之言，人在未親受經驗教訓之前往往無法領悟，很少人能從旁人的苦痛之啓示而直接開悟的，是以賈寶玉只好自己親身去經歷情劫了。情慾障蔽了本性，使人迷失於真與假，有與無的判斷，以致往往錯看了「真」「假」，顛倒了「有」「無」，因此在「太虛幻境」大門所懸的是一對警世的句子：「假作真時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如果你將入世求取功名樂利認作人生的意義的話，自然地你必認為追求靈魂永恒的歸止是多麼荒唐可笑；如果你將功名樂利當做

一種最確實的擁有最可靠的憑藉，自然地你必也會將靈魂之追求永恒看成莫須有的行徑。此外，另有一副聯曰：「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賈寶玉唯有帶著情慾（玉）到風月債中浮沈歷煉一番了。

在寶玉的週圍有許多人物陪伴著他長大，陪襯著他的變化，尤其是那些年青美麗的女孩兒都像是歷煉寶玉的靈炭，燃燒、煎熬著寶玉情慾，同時也提煉了寶玉的靈魂，例如黛玉、寶釵、襲人、晴雯……等都直接或間接促成寶玉之開悟，那是一種不知不覺的漸染浸潤，連寶玉自己也或未察覺哩！寶玉本是一個泛情者，凡是女孩兒他無不愛的，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人便濁臭逼人！」以致週圍的女孩兒個個被他視若寶貝，連貼身的丫環也不例外。直至書三十回下半回：「椿齡畫蔷痴及局外」給寶玉設下別緻的一幕，種下了寶玉後日（見三十六回）「情有定分」的領悟：

……寶玉……忙進大觀園來，只見赤日當天，樹陰匝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架，只聽見有人啞啞之聲，寶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那邊架下有人。此時正是五月，那薔薇花葉茂盛之際。寶玉悄悄的隔著藥欄一看，只見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手裡拿著根別頭的簪子在地下掘土，一面悄悄的流淚。寶玉心中想道：「難道這也是個痴丫頭，又像顰兒來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了，不但不為新奇，而且更是可厭」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跟著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侍兒，倒像是那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裡頭的一個，却辨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一個角色來。寶玉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兩回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寶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恨不認得這個是誰。再留神細看，見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嫩嫩婷婷，大有黛玉之態。寶玉早又不忍棄他而去，只管窺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畫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寶玉拿眼隨著簪子的起落，一直到底——畫一點，一勾的一看了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裡用指頭按著他方纔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麼字，寫來一想，原來就是個薔薇花的「薔」字。寶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做詩填詞，這會子見了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至忙急了，在地下畫著推敲也可知；且看他底下再

紅樓夢

主題的探討

小隱

寫什麼。」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裡畫呢。畫來畫去，還是個「薔」字；再着，還是個「薔」字。裡面的原是早已痴了，畫完一個「薔」又畫一個「薔」，已經畫了有幾十個。外面的不覺也看痴了，兩個眼珠兒只管隨著簪子動，心裡却想：「這女孩子一定有什麼說不出的心事，纔這麼個樣兒兒。外面他既是這個樣兒，心裡還不知怎麼煎熬呢！看他的模樣兒，這麼單薄，心裡那裡還擱得住煎熬呢？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却說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以致雨；忽然涼風過處，颯颯的落下一陣雨來，寶玉看那女孩子頭上往下滴水，把衣裳登時濕了。寶玉想道：「這是下雨了；他這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聽說，倒唬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一個人叫他不用寫了，一則寶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隱住，剛露着半邊臉兒，那女孩子只當也是個丫頭，不想是寶玉，因笑道：「多謝姐姐提醒了我一難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這一句提醒了寶玉，啞啞了一聲，纔覺得渾身冰涼，低頭看己看自己身上，也都濕了，說：「不好！」只得一氣跑回怡紅院去了，心裡却還記著那女孩子沒處避雨。（三十四）一日，寶玉因各處游的膩煩，便想起牡丹亭曲子來；自己看了兩遍，猶不厭；因聞得梨花院的十二個女孩兒中有個小旦齡官唱的最好，因出了角門找時，只見

葵官藥官都在院內。見寶玉來了都笑迎讓坐。寶玉因問：「齡官在那裡？」都告訴他說：「在他屋裡呢。」寶玉忙至他屋內，只見齡官獨自躺在枕上，見他進來，動也不動。寶玉身旁坐下，因素昔與別的女孩子頑慢了，只當齡官也和別人一樣，遂進前陪笑，尖他起來唱一套「鬚晴絲」。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起身來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薔薇花下畫「薔」字的那一個，又見如此景況，從來未經過這樣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藥官等不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寶玉便告訴了他。寶官笑說道：「只略等一等，薔二爺來了，他叫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因問：「薔哥兒那裡去了？」寶官道：「纔出去了。一定就是齡官兒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聽了，以為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薔從外頭來了，手裡提著個雀兒籠子，上面扎著小戲臺並一個雀兒，興興頭頭往裡來找齡官，見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他：「是個什麼雀兒？」賈薔笑道：「是個玉頂兒，還會啣旗串戲。」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薔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屋裡來。寶玉此刻把聽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麼樣。只見賈薔進去笑道：「你來瞧瞧這個項兒。」齡官起身，問是什麼，賈薔道：「買了個雀兒給你頑，省了你天天兒發悶。我先頑個你瞧瞧。」說着，便拿些穀子哄的那雀兒果然在那戲臺上啣着鬼臉兒和旗幟亂串。眾女孩子都笑了，獨齡官冷笑兩聲，賭氣仍睡着去了。賈薔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好兒的人弄了來關在這年坑裡學這個還不算，你這會兒又弄個雀兒來，也幹這個浪事；你分明弄了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賈薔聽了，不覺站了起來，連忙賭神起誓；又道：「今兒我那裡的糊塗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他，原說解悶兒，就沒想到這上頭——罷了！放了生，倒也免你的災！」說着，果然將那雀兒放了，一頓便把籠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然不如人，他也有個老雀兒在窩咳嗽出兩兩血來，太太打發人來找你，叫你請大夫來細問問，你且弄這個來取笑兒！偏是我這沒人管沒人理的又偏愛害病！」賈薔聽說，連忙說：

到「昨兒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喫了兩劑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這會子就請他去。」說着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去請了，我也不應！」賈薔聽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寶玉見了這般景況，不覺痴了，這纔領會過畫「薔」深意；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薔一心都在齡官身上，意不曾理會，倒是別的女孩子送出來了。那寶玉一心裁奪盤算，痴痴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黛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兒呢。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歎，說：「我昨兒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不得老爺說我是「曾窺蠶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看來我竟不能全得，從此後，只好各人得各人的眼淚罷了！」襲人只道昨夜不過說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個瘋了！」寶玉默默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灑淚者為誰。

寶玉站在旁觀者的立場有此醒覺之後，在內心深處不自覺地已由泛情轉變為專情了，默默地一心貫注在黛玉之孤癖幽怨沒有安全感的性情，使得兩者同受專情之苦痛，專情是比泛情更熬人的。在這種受苦的痛苦的過程，寶玉彷彿是接受著佛家所謂「漸修」的課程，好似晨昏誦經的方法，唸著千萬遍的「南無阿彌陀佛」，用意在於摒棄雜念，使心意集中在「南無阿彌陀佛」一點上，或許那天連「南無阿彌陀佛」一會也去除，則達成了「空」境。寶玉對黛玉情有獨鍾，在寶玉誤取寶釵之時黛玉香殞，當時正逢寶玉佩帶之「通靈玉」不見，甚至連黛玉之死也看淡了。後來那天而好不容易才回

「玉」，寶玉竟立刻奉還，主動地送還與生而俱的「慾」，這時的寶玉在精神已經超塵了。黛玉一去，寶玉的情慾也迅即消散，使本性躍進了「空」境，故事發展到此，所繼續下去的情節自然而然的是寶玉的出家了。

……黛玉見寶玉這樣光景，也不睬他，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又翻出書來，看了一會。只見寶玉把眉一皺，把脚一跌，道：「我想這個人，生他做什麼！天地沒有了我，倒也乾淨！」黛玉道：「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恐怖顛倒夢想，更有許多纏礙。剛才我所說的，都是頑話。你不過是看見姨媽沒精把彩，如何便疑到寶姐姐身上去？姨媽過來原是為他的官司事情，心緒不寧，那裡還來應酬你，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亂想，鑽入魔道裡去了。」寶玉豁然開朗笑道：「很是，很是，你的性靈意比我強遠了。怨不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語，我實在對不上來。我雖丈夫全身，還藉你一莖所化。」黛玉乘此機會，說道：「我便問你一句話，你如何回答？」寶玉盤着腿，合着手，閉着眼，蹙着嘴道：「講來。」黛玉道：「寶姐姐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不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前兒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麼樣？」寶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

寶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寶玉道：「禪心已作活泥絮，莫向春風舞鷓鴣。」黛玉道：「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的。」寶玉道：「有如三寶」黛玉低頭不語。

此段好一個「但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的專情比喻，而且當「水止珠沉」情止於靜定，不再作用之時，寶玉以佛法僧三寶以況之，也是來日寶玉出家之不自覺之預告。

書中有兩寶玉，賈寶玉住長安，甄寶玉住南京，兩人已生性完全類，可是後來姓真（甄）的寶玉一改過去習氣，認真讀在文章經濟，參加舉發，歸向功各之途；而姓假（賈）的寶玉却始終打心底就厭惡功名，最後選擇了出家一途。以世俗的眼光來衡量的話，南京的寶玉才是「真」的一因為他可能輝煌騰達，而長安的寶玉則是「假」的一因為他的作法是無用處的。曹雪芹在這裡採用了極極酸的反諷，究竟人應該站在那一個觀點去選擇人生的途經呢？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真」「假」之迷惘困惑，使曹雪芹的情感和理智產生極矛盾之傾軋，在理智上曹雪芹選擇的是脫離這變化無常的人生苦海，且不斷在說明此點，甚至讓主人公出家去，叫世人要看破功名，金銀、嬌妻、兒孫，而「歸彼大荒」。作者編了「好了」歌訣曰：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開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之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痴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子孫誰見了！

當寶玉已有出家傾向之時，我們滿懷儒家思想的讀者不禁緊張擔心起來，究竟寶玉是否真的要拋家棄親、大違倫常，製造這個危機之後，曹雪芹用溫和的步驟去解決它，先讓寶玉去應舉，以慰父母；同時，寶釵腹中已懷有龍玉之骨肉。勉盡儒家之倫後，寶玉才出家去，終於解脫了變化無常的人生，歸向永恆。如此，曹雪芹理智所選擇的途徑在寶玉身上得到完成；可是曹雪芹情感上畢竟是戀世的，寫完了一部厚厚的紅樓夢後，他自謂：「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賈寶玉是出家去了，而曹雪芹則留在人間世，苦戀著人間世地痛哭流涕著。作者本身理智與情感之間的矛盾狀況，使紅樓夢一書的主顯顯得紛歧朦朧，而不夠弱勁突出。

